

泰山學案表

孫復

學名高平門下士講友

石介

范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姜潛

見上泰山門人

馬默

何羣

馮正符

父堯民

齊以郎之戰未得志于魯因宋鄭之仇故帥衛燕與宋伐魯魯親紀而比鄭也故令紀侯鄭伯及齊師衛師宋師燕師戰以四國之師不地者戰于魯也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高拱辰

趙狩

孟宗儒

文彥博

附師史炤

劉牧

黃黎獻

吳秘

鄭夫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淑徐庸

范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

別為萊陽學案

朱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張洞

姜潛

劉摯

父居正

子跋

孫長福
別見

曾孫荀
別見

衡麓學案

曾孫尚
別見

元城學案

子蹈

晁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祖無擇

饒子儀

李縉

附曹起

莫說

子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朱長文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范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呂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並徂徠學侶

李世弼

泰山續傳

子昶

李謙

馬紹

附師張播

吳衍

胡瑗 別為安定學案

泰山學侶

士建中

劉顏 並為士劉諸儒學案

並泰山同調

馬紹 附師張播

吳衍

宋元學案卷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重刊

泰山學案

祖望謹案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為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

梓材案是

高平謝友

卷與安定學案謝山所修黎洲本原底竝藏盧氏又案泰山書並莫重于春秋尊王發微故從黃氏補本錄之

殿丞孫泰山先生

宋元學案卷二
姚江黃宗義原本男百家纂輯
四明全祖望修補

宋元學案卷二

姚江黃宗義原本男百家纂輯

四明全祖望修補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鄞王梓材同校

泰山學案

祖望謹案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為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

梓材案是

卷與安定學案謝山所修梨洲本原底竝藏盧氏又案泰山著述莫重于春秋尊王發微故從黃氏補本錄之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爲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旣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棗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經經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宐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祇候說書楊安國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

人師不宐復佐州縣乃復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

專錢十萬韓魏公言于仁宗就先生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

人祖無擇就其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藏祕閣

稱所得書十有五篇致四庫全書總目稱內府藏本十五卷

本十二卷而中興書目別有春秋總論三卷合為十五卷

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

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菴有伊川

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旣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

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

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

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爲教先生與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爲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旣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棗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經經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祇候說書楊安國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

人師不宜復佐州縣乃復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

賻錢十萬韓魏公言于仁宗就先生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

藏秘閣

雲濠案李燾續通鑑長編稱所得書十有五卷攷四庫全書總目稱內府藏本十二卷而中興書目別有春秋

總論三卷合爲十五卷

百家謹案黃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

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

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菴有伊川

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旣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

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

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

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爲教先生與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介著名山左自徂徠而下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爲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旣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棗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經經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祇候說書楊安國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

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瑗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畧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春秋尊王發微

平王追隱而死夫生猶可待也死何所為春秋始隱者天下無復有王也以上總論

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隱元年春王正月

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鄆以交譏之也鄭伯克段于鄆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非奔也祭伯私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祭伯來

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莒人入向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夫人子氏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

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瑗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畧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春秋尊王發微

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

欲治其末者必端其本嚴其終者必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

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

從而誅賞之

隱元年春王正月

凡書盟者皆惡之也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稱字以別之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于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

故曰鄭伯克段于鄆以交譏之也

鄭伯克段于鄆

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也非天子命則奔也不言奔

非奔也祭伯私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

祭伯來

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

隱二年

公會戎于潛

莒小國也入者以兵入也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

用師國無大小皆專而行之

莒人入向

隱公夫人也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志之也子宋姓

夫人子氏

薨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也

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

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

宋史卷之二
宋史卷之二

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鄭人伐衛

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三月書王者十七隱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賻

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

侯守天子土非享觀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遇于清者惡其

自恣出入無度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

翬不氏未命也翬帥師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桓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

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衛人殺州吁于濮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立也衛人立晉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

有為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隱五年公矢

魚于棠

考成也元年宰咺歸賵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宮祭之此

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

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

見其僭天子之意初獻六羽

公子彊城僖伯也孝公子公子彊卒

鄭人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

辭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圍入取滅皆誅罪也鄭人微者鄭人伐衛

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三月書王者十七隱三年春王正月

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賻

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詩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也諸

侯守天子土非享覲不得踰境此言公及宋公遇于清者惡其

自恣出入無度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

翬不氏未命也翬帥師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其言于濮者桓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

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衛人殺州吁于濮

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所獨立也衛人立晉

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適諸侯諸侯朝天子無非事者動必

有為也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者矣隱五年公矢

魚于棠

考成也元年宰咺歸賵非禮也隱公以是考仲子之宮祭之此

又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皆不書考仲子之宮

魯僭用天子禮樂舞則八佾孔子不敢斥也故因減用六羽以

見其僭天子之意初獻六羽

公子彊城信伯也孝公子公子彊卒

鄭人來輸誠于我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平者釋憾之

辭鄭人來輸平

長葛鄭邑天子所封非宋人可得取也宋人前年伐鄭圍長葛此而取之故言伐言圍言取悉其惡以誅之也

宋人取長葛

滕書者為莊十二年歸于鄫起

叔姬歸于紀

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圍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隱七年夏城中廡

言伐用兵也楚邛衛地也以楚邛者責衛不能救難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

戎伐凡伯于楚邛以歸

祊鄭邑天子所封非魯土地故曰來歸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此義也先言歸而後言入者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

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罪一也入者受之之辭

隱八年鄭伯使

宛來歸祊

不氏未命也

無駭卒

公與翬傾眾悉力共疾于宋又浹日而取二邑故君臣竝錄以疾之

隱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辭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眾寡弱不能與魯抗也

隱十一年

滕侯辭侯來朝

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驗應之故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若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攸斁則咎驗應之故曰狂常雨若僭常暘

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若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
不作故也然自隱迄哀天下之災異多矣悉書之則不可勝其
所書矣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詳而書之外災則或舉其
一或舉于齊鄭宋衛則天下之異從可見矣 桓元年秋大水

弑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此
言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 桓二年
會于稷

凡日食人君皆當戒懼修德以消其咎 桓三年日有食之

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
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內女出處之跡皆詳而錄之以
懲以戒為萬世法 公子翬如齊逆女

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謹也公受姜氏于謹不以謹至者不
與公受姜氏于謹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 夫人姜
氏至自齊

桓立十八年唯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著桓公為國
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 有年

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
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
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鮮下以除稼穡
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
暴惟荒也妨于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深戒也 桓四年春
正月公狩于郎

此言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耳且諸侯未有以二日卒者也

桓五年陳侯鮑卒

桓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鄭伯叛王也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案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曷爲不使首兵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抗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夫鄭同姓諸侯密邇畿內桓王親以三國之眾伐之拒而不服此鄭伯之罪不容誅矣

從王伐鄭

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

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于上帝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是時周室既微諸侯之僭者多舉于魯則諸侯僭之從可知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年九月者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

大雩

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邾同旨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邾

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

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大閱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

蔡人殺陳佗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不出主名微者也桓八年秋伐邾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通滅矣

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于我也郎魯地地以

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書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于我不道之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

來戰于郎

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案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鄫入于齊之類是也

桓十一年盟于折

再言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此羨文可知

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也不書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為文凡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

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大閱

稱人以殺討賊亂也 蔡人殺陳佗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者也此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 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

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 桓十年

春王正月

來戰于郎不言侵伐者不與齊衛鄭加兵于我也郎魯地地以

魯則魯與戰可知矣不書主名者三國無故加兵于我不道之

甚故以三國自戰為文也 來戰于郎

柔不氏內大夫之未命者蔡叔蔡侯弟也案諸侯母弟未命為

大夫者皆字此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十五年許叔入

于許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三年紀季以鄫入于齊之類

是也 桓十一年盟于折

再言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爾且經未有一日而再書者

此羨文可知 桓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者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

也不書主名者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故以魯鄭自戰為文凡

公專尸其事則諱之此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七年及

桓十一年盟于折

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之類是也

戰于宋

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關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

漏耳

桓十四年夏五

案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宋人怨突之背已也故以

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乞師而用之也謂四國本不出

師宋以力弱不足乞四國之師而伐鄭爾僖二十六年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此義也

然四國從宋伐鄭助其不道其惡亦可見矣

宋人伐鄭

天王使冢父來求車者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故也

桓

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鄉曰鄭忽出奔衛今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明忽世嫡當嗣

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皆微國之君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蔡季言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

故曰歸于蔡所以與許叔異也

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此年夫人孫于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

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

天子嫁女于齊魯受命主之故使單伯逆王姬不言如京師者

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逆王姬也魯桓見殺于齊天子命莊公

與齊主婚非禮也莊公以親讎可辭而莊公不辭非子也故交

譏之

單伯逆王姬

賞所以勸善也罰所以懲惡也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爲天子可知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衛侯朔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朔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

衛

紀侯大去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葬伯姬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詳也莊四年齊侯

葬紀伯姬

此諸侯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不與諸侯伐衛納朔也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故天子不使反衛明年王人子突救衛是也公與諸侯連兵不顧王命伐衛納朔故貶諸侯曰某人某人

人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

伐衛

衛侯朔得入于衛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

故言伐言救言入以著其惡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

齊人歸之魯人受之其惡一也齊人來歸衛俘

恒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夜中星

隕如雨謂隕墜者眾也莊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惡其與強讎覆同姓

踰時還也莊八年秋師還

案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此不地者齊人即于國內殺之也

稱人以殺討賊辭

莊九年齊人殺無知

報乾時之戰也斥言公者惡其伐齊納糾喪師乾時不自悔過

復敗齊師于此也

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荆自方叔薄伐之後入春秋肆禍復甚聖王不作故也

荆敗蔡

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

與齊接婚姻也

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又曰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者孔子傷周道之絕也桓公既入乘天子衰季將伯諸侯乃會宋人陳人蔡人邾人于此首圖大舉夫

欲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也

莊

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桓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眾驅逐逼脅以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邾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邾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

齊人滅遂

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

公會齊侯

盟于柯

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

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吾大夫不可言魯人故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齊侯既死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鄆弗及先言侵

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

內無戎備公追戎于濟西

媵書者為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郕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

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鄆為出境乃得專之則公

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

哉况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畧言之也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

荆入蔡齊桓公猶未能救中國也莊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四十七何謂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言何謂命也

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况

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

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稱

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吾大夫不可言魯人故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齊侯既死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

內無戎備公追戎于濟西

媵書者為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郕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鄆為出境乃得專之則公

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

哉况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畧言之也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

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

四十七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

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况

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

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錄之以誅其惡稱

公追戎于濟西

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陳人殺其公子

御寇

荆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稍進之也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于扈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 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曰亂昏禮日壞逆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于郕

戊子三月白亞帶二天之頁也莊二十五年白亞帶于已
不書名氏者脫之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八月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
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齊人降郟者惡齊強脅且見郟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 莊三十年齊人降郟

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于此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辭秋築臺于秦

戎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 齊侯來獻戎捷

桓未能率諸侯以往故猶稱人 閔元年齊人救邢

不言慶父弑者內諱弑故弑君之賊不書焉不地者義與隱公

同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陳人殺其公子

荆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稍進之也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

遇于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于扈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

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非所以奉

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

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曰亂昏禮日壞逆

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于鄆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之類是也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凡內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

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

齊人降鄆者惡齊強脅且見鄆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

莊三十年

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于此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郚秋築臺于秦

戎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

齊侯來獻戎捷

桓未能率諸侯以往故猶稱人

閔元年齊人救邢

不言慶父弑者內諱弑故弑君之賊不書焉不地者義與隱公同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出奔莒
公子慶父出奔莒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
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今日楚人伐鄭者以其兵
眾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
用兵皆稱人焉
僖元年楚人伐鄭

孫于邾不貶此而貶者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
正王法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此會檉諸侯城楚邳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于救患諸侯不一
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
僖二年城楚邳

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
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蔡楚與國故先侵蔡蔡既潰遂進師次
于敵境
僖四年蔡潰遂伐楚

桓公救邾城邾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
遂伐楚書爵以其能服強楚皆稱爵焉
同上

桓公既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也
執
陳轅濤塗

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
及江人黃人伐陳

伯姬內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來朝也諸侯來朝猶曰不可杞
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旂衣服禮儀

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孤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况無罪者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唯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于天子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晉人執虞公出踰三時僖六年公至自伐鄭小邾子邾之別封也故曰小邾子以別之僖七年夏小邾子來

朝

言鄭世子華者齊人伐鄭未已鄭伯懼欲求成于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寧母也盟于寧母

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案莊元年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桓以諸侯致宰周公于葵邛經以宰周公主會爲文者不與桓以諸侯致天子三公也僖九年會葵邛

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惡之也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參譏之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于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

此緩于救患可知也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

甚矣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僖十九

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

人之眾左右前後朝夕與為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

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梁亡

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

舊制也案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廡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

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

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齊

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

伐鄭

四國雜然從夷以圍中國其貶自見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參譏之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于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

此緩于救患可知也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此以宋主兵者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

甚矣僖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宋人執滕子嬰齊不得其罪也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僖十九

年宋人執滕子嬰齊

梁亡惡不用賢也梁伯守天子土有宗廟社稷之重有軍旅民

人之眾左右前後朝夕與為治莫有聞者是左右前後皆非其

人也左右前後皆非其人不亡何待故直曰梁亡以惡之梁亡

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

舊制也案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廡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制可知

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

鄭即楚故也案莊十六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

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此而即者齊

桓既死宋襄不能與楚抗也僖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

伐鄭

楚人敗宋公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

以著其惡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

國圖
國圖
國圖

外大夫來赴非禮也

文三年王子虎卒

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

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

師故明年楚人滅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文四年公

至自晉

此公逆婦姜于齊也不言公者諱之也不言逆女者以其成禮

于齊也以其成禮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

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文

既不告閏月猶朝于廟非禮可知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

遂城郟重勞民也

文七年遂城郟

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

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重也

文八

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楚復疆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

中國不振故也

文九年楚人伐鄭

楚子執宋公伐宋復貶稱人者二十年至此稱爵者以其慕義

使椒再來修聘進之也椒楚大夫未命故不氏

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正也書者以見周室陵遲典禮錯亂

秦人之不若也案四年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

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

來會葬此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及事也其言正者妾
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
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晉自合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

顧人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晉以出之

文十二年春正月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為

來奔齊所逼爾 文十二年春正月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為

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合狐之戰不復名

其將帥文十二年秦人晉人戰于河曲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孛孛之屬偏指曰孛光芒四出曰孛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

斗

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

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為萬世戒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弒魯使單伯視

子叔姬故商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齊

人執子叔姬

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文

十六年毀泉臺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

其帥可謂甚矣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陳即楚故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人請成宣六年晉趙盾衛孫

來會葬此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不及事也其言正者妾
母稱夫人非正也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
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亦可見也而秦不
顧人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故曰秦伐晉以黜之
文十年秦伐晉

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固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
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之不德也故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

其將帥文十二年秦人晉人戰于河曲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魯所爭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孛孛之屬偏指曰孛光芒四出曰孛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

斗

舍未踰年稱君者孔子疾亂臣賊子之甚嫌未踰年與成君異
也故誅一公子商人為萬世戒齊公子商人繼其君舍

單伯魯大夫子叔姬昭公夫人舍母也舍既遇弒魯使單伯視
子叔姬故商人執子叔姬單伯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齊
人執子叔姬

毀泉臺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之又毀之可謂勞矣文
十六年毀泉臺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公子歸生與楚比周既敗宋師又獲
其帥可謂甚矣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陳即楚故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人請成宣六年晉趙盾衛孫

免侵陳

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仲遂之罪則當為之廢
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敬諡嬴姓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經言已丑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已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
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案
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
也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仲孫蔑公孫敖之孫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根牟微國內滅國曰取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鄆襄十三年取
邾是也秋取根牟

崔氏齊大夫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大夫皆世
隱三年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故此書崔氏譏諸侯大夫也宣十
年齊崔氏出奔衛

此楚子殺陳夏徵舒也其言楚人者與楚討也陳夏徵舒弑其
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宣十
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宣十三年楚子伐宋

鄭與楚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

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
臣也王札子人臣殺召伯毛伯于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
曰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誅其惡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

秋中之蝻未息冬又生子重為災冬蝻生

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極惡重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

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臧孫許臧孫辰子成元年盟于赤棘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無宣王

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為文所

以存周也王師敗績于茅戎

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

者明本非齊地成二年取汶陽田

來歸者棄而來歸也五年杞叔姬來歸

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會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同

盟于蟲牢

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

辛巳立武宮非禮可知也成六年立武宮

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鄆襄十三年取郟皆微國也取鄆

吳本子爵始見于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成七年吳伐鄆

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微國吳入州來

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於齊取之晉侯使韓穿

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

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成八年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成雖卽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

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

歸于衛

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討之而不能服鄭霸

國不振可知也成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

邾人伐鄭

君之卿佐是為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

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成公夫人二年庚寅夫人姜氏薨

叔孫豹僑如弟叔孫豹如宋

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襄七年城費

公前年會諸侯于鄆不至者公自鄆朝晉也襄八年春王正月公

如晉

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據年盜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軌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以次國而作三軍亂聖人之制也襄十

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通之可也古曰登夏三月子齊以著其惡

成雖卽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
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成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討之而不能服鄭霸
國不振可知也
成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君之卿佐是為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

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楚師侵宋所以救鄭也
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成公夫人
二年庚寅夫人姜氏薨

叔孫豹僑如弟
叔孫豹如宋

季氏四月城所食邑其專可知也
襄七年城費

公前年會諸侯于鄆不至者公自鄆朝晉也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也
據
年盜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輒

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
逆之可哉故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以著其惡
襄十五年劉夏逆

大國三國
三國三國
三國三國

王后于齊

晉平溴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于京師非所以

宗諸侯也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襄十七年

齊侯伐我北鄙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取邾田自濼水

城西郛城武城懼齊也城武城

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故是

年冬臧紇出奔邾亦受之襄二十三年邾界我來奔

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者欒盈復入于晉犯君當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

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之當坐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次止也言救言次惡不急救患也君命救晉豹畏齊廢命而止

故曰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以惡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

于雍榆

孟莊子也仲孫速卒

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辭晉人

殺欒盈

羯仲孫速子孟孝伯也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弒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

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不能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會于夷儀

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甯喜弑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

于戚以叛

襄二十六年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先言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者以見衎待弑而歸也案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前年入于夷儀今

喜弑剽四日而復歸于衛此待弑而歸可知也

衛侯衎復歸于

衛

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

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

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

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二十七年會

于宋

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衛殺其大夫甯

喜

無冰時燠也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公留于楚者七月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共諡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

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共姬是也

三十年葬宋共姬

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

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公不能以禮自重取困辱也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待昭公反不若季孫之不若亦晉侯之惡也季孫宿如晉

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

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也昭八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

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

也九年陳災同此葬陳哀公

此年無冬者脫也昭十年

般弑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暴虐無道貪蔡土

地不以弑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暴虐無

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昭十一年楚子

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大蒐于比蒲

會于厥憇欲救蔡而不能也會于厥憇

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昭十三年楚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昭十八年

也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陳哀公二子太子偃師次子留公弟招與大夫過皆愛留欲立之哀公疾遂殺太子偃師以立之留庶孽也偃師冢嗣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也昭八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殺大夫公子過也其言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者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自討為文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此言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葬陳哀公

此年無冬者脫也昭十年

般弑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楚子名者楚子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以弑君之罪殺般也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有一月丁酉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暴虐無道貪蔡土地不得以討賊例當坐誘殺蔡侯般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時又有夫人之喪大蒐于比蒲

會于厥憇欲救蔡而不能也會于厥憇

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大夫執則至至則名不稱氏前見也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也宋衛陳鄭同日而災異之甚者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災

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宋者以別從國都而去耳昭二十
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故曰盜殺衛侯之
兄繫以著其惡盜殺衛侯之兄繫

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昭二十二年葬景王

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
以別羣王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王子猛卒

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六國之
師畧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深惡二國之君
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

內諱奔皆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昭二十五年公孫
于齊

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
公可知也齊侯取鄆

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昭二十六年公至自
齊居于鄆

謀納公而不能也盟于鄆陵

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
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如此昭二十八
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

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

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畧不書焉所以黜強臣而存公室也定元年春王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

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

幾于京師以疾之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

制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蔡人病楚使告于晉故晉合諸侯于此此救蔡伐楚也然諸侯

不振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強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楚師敗績是也定四年春侵楚

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沈與楚故也以沈子嘉歸殺之公孫姓之

罪不容誅也滅沈

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

之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也故自是諸侯小大

皆宗于吳冬戰于柏舉

晉師救我故公會于瓦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

年圍郕
郕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郕不服故二卿秋再圍定

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賑非禮也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定十五年雨不克葬

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

書之也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哀八年吳伐我

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也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為異之甚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報雍邱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年圍郕
郕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之郕不服故二卿秋再圍定

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賑非禮也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定十五年雨不克葬

夏四月衛靈公卒衛人立輒輒者蒯聵之子也故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案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靈公既卒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

書之也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且三年之喪練祥各有其月此非禮可知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吳伐我以邾子益來故也直曰伐我者兵加于都城也哀八年吳伐我

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哀公不道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也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為異之甚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至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朱子文公曰近時言春秋皆計校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睢陽子集補

孔子而下稱大儒者曰孟軻荀卿揚雄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何哉仲舒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

絕其道勿使竝進斯可謂盡心于聖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董仲舒

史固稱漢孝元少而好儒及卽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辭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將亂其家者也亦不思之甚矣而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之謀安有衰滅蓋用儒而不能委之以政耳書漢元帝贊後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闡奧者百無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與范天章書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也

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

王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校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睢陽子集

補

孔子而下稱大儒者曰孟軻荀卿揚雄至于董仲舒則忽而不舉何哉仲舒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

絕其道勿使竝進斯可謂盡心于聖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

董仲舒

史固稱漢孝元少而好儒及卽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辭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將亂其家者也亦不思之甚矣而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之謀安有衰滅蓋用儒而不能委之以政耳

書漢元帝贊後

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于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闡奧者百無一二而非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

與范天章書

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也

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

于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于書吾未見其能盡于書也同上

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後成之于言

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眾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

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

王通韓愈與張洞書

傳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

辱也噫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與夫仁義禮樂治世之

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所由正扣其本知則何所為噫儒者之

辱始于戰國楊墨亂之于前申韓雜之于後漢魏而下則又甚

焉佛老之徒橫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

端給我生民絕滅仁義屏棄禮樂以塗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

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

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

竝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

義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得不得鳴鼓而攻之

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尚以為辱矧以夷狄諸子

之法亂我聖人之教其為辱也大矣噫聖人天生怪亂不平章

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反從而尊之得不為罪人乎由漢

魏而下千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支既固不得其位不翦其類

其將奈何其將奈何儒辱

附錄

王闢之澠水燕談曰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鬢眉皓白故相李文定迪守克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柰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澠水燕談筆錄曰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

也梓材紫泰山以淳化三年壬辰生文正也以端拱三年己丑生實長于泰山三歲且本傳言文正

實薦先生入國子則此所云朝廷召至文正乃知之者不已謬乎

歐陽文忠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補

王得臣曰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補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校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補

附錄

王闢之澠水燕談曰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鬢眉皓白故相李文定迪守克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澠水燕談筆錄曰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

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楊公筆錄

祖望謹案此段稍可疑宜再考先生壻于李文定公時年已五十矣疑其稍長于范文正公未必反受春秋于文正也且本傳言文正實薦先生入國子則此所云朝廷召至文正乃知之者不已謬乎

先生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

宋元學案卷二

宋元學案卷二

宋元學案卷二

宋元學案卷二

宋元學案卷二

宋元學案卷二

百家謹案石徂徠泰山書院記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于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亦將傳之于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陽起學舍構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從遊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辭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從遊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縕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揚子泰于法言太元文中子泰于續經中說吏部泰于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言先生嘗以爲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

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
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
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
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泰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
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又
徂徠與祖擇之書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
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今先生之
書不可盡見但以徂徠之學問而爲其尊戴如此卽可以
知先生矣嗟乎師道之難言也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必
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故廬陵之志先生墓曰魯
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

孔給事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
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

泰山學侶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別爲安定學案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並爲士劉諸儒學案

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
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
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
爲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章

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爲秦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又徂徠與祖擇之書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今先生之書不可盡見但以徂徠之學問而爲其尊戴如此卽可以知先生矣嗟乎師道之難言也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必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故廬陵之志先生墓曰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

孔給事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嗚呼觀于徂徠事師之嚴雖不見先生之書不可以知先生之道之尊哉

泰山門人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第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章

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
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歷三
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
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修余公靖
王公素蔡公襄竝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
詩畧曰夙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夙賢指杜等
徠集行于世雲濠案徠集三十卷謝山學案卷記徠集易解
五卷陳直齋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
梓材謹案宋史范忠宣傳云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
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游知胡孫石李四先生皆
在文正門下而先生與盱江輩行較後于安定泰山則列
之文正門人可也

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竟以語官屬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
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

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
亦足應詔于是眾數百同保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
先生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徠

徠集行世雲濠案徠
集三十卷

春秋說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
必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卽位而桓宣則書卽位妾母不稱
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
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
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廩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
之以著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

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
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歷三
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
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修余公靖
王公素蔡公襄竝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
詩畧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眾賢指杜等
大奸斥竦也泰山見之曰子禍始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
州未赴卒于家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畔搜其家得先生書夏
竦欲因以修報復且中傷杜公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
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充以語官屬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
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拏戮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蘇軾詩集卷之九

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
亦足應詔于是眾數百同保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
先生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徂

徠集行世 雲濠案徂徠集三十卷

春秋說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未
必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卽位而桓宣則書卽位妾母不稱
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未踰
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瓦屋之
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獻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
之以著其惡或沒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稱天以著其失或

去天以示其非春秋爲無王而作孰謂隱爲賢且讓而始之哉

總論

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鄰杞之比夫商人弑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爲是盟于扈皆無能爲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于以見晉伯之不競也于以見諸侯之有弑君者而莫之討也于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文公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

翬弑隱公遂弑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詞

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禮有重輕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爲重而繹爲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爲輕而卿佐之喪爲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丙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郟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謹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于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于伯主故危而致之
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不書及內之也鄆有國而私屬于魯魯之私屬鄆也皆不臣之
著也 襄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成九年爲蒲之會將以合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
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
此年使魯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
于列而不復殊者因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
之也
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日食之變起于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
日食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
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于逸樂壽命不長康成之罪
也
憂勤非損壽論 以上黎洲原本

辱書謂士熙道言天人有感應爲失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
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
有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人以善感
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
人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
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人相去其閒不容髮但天陰隲下
人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
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乾卦
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揚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

人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
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其以人事終
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
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

與范奉禮書口以上黎洲原本

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譎

上孫先生書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

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然

建大廈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

上韓密學經畧書

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

上李雜端書

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暱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也雖其疎

遠人不謂之公

上王沂公書

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歷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

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

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

難矣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

徂徠文集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

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

怪說

慈溪黃氏曰徂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

以達于孟子真百世之師也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

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

開爲所怪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售佛老之說者闢之又當何如哉

狗當吾戶貓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矣彼素殮尸祿將狗貓雞之不若乎

責素殮

天地閒必然無有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貴于一人天地兩閒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秦始皇求爲仙漢武帝求爲黃金梁武帝求爲佛勤亦至矣而始皇遠遊死梁武餓死漢武鑄黃金不成吾故知三者之必無也

辨惑

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大非也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爲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安樂一

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今天下大道榛塞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穢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與襄員外書。以上從黃氏補本錄入

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畝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原亂

孔子爲聖人之至吏部爲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尊韓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顛而不支坐而視其顛斯亦爲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救說

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經經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奸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祐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于人樹之以君任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之以臣佐其威權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

陰德論。以上黃氏補本

謝山讀徂徠集曰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

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縷服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卽搜于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于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

上王狀

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

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

上孫少傅書

頻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經經然有一

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爲之不能也然永叔謂我特異于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于眾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嚚嚚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眾嘒嘒乎口一唱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眾者然亦非特爲取高于人道適當然也

答歐陽永叔書

爲文之道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于海

與張秀才書

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于夔牙之府而奏于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騶裏逸馭也不騁于王樂之前而鬻于市人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揚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與

附錄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瀆聞其窮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一餐則明日無繼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倦遊錄

景祐二年錄五代及諸國後時辟先生御史臺主簿未至論不

當求諸偽國後坐罷歐陽文忠貽書責杜祁公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也介斥而他舉亦

必擇賢賢者固好辨如此必得愚暗懦默者而止杜不能用 史

歐陽文忠其書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于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

以為徂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

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

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

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

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其勇過孟軻矣 歐陽公撰墓誌

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為古文以變

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為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為孔

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于是新進後學不敢

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 家塾記

杜默曰夏英公因慶歷詩之斥已恨先生刺骨因先生有奏記

富文忠公責以行伊周之事欲因是以傾文忠及范文正等乃

使女奴陰習先生成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作先生為富撰廢

立詔草飛語上聞富范大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既得命

過鄭州見呂公夷簡呂公問何事遽出范對以經畧兩路事畢

即還呂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得復入若欲經制西事莫若在

朝為便范公愕然八月以富公為河北宣撫使富范既去朝攻

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先生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

初夏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譏已必欲報之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竦為宜徽南院使言介詐死乃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時知兗者為杜衍語僚屬莫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李之儀姑溪集

孫氏鴻慶居士集曰

真竦既讒先生于仁宗謂介不死北走契丹幸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具狀保于中使仁宗始悟竦之譖及竦之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于帝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闢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鴻慶集口以上黎洲原本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于褊蕩太過之詞激猶可與為善者之心堅已陷于邪者之敵羣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敗敗精邱陵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太過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補。梓材案謝山學案創記幾何人謝山讀徂徠集曰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為泰山第一高

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一言以為不知其斯之謂與

忠烈文先生彥博附師史炤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第進士官至同平章事封潞國公神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溫公薦先生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先生朋附溫公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先生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參史傳

梓材詩案王定國聞見近錄以先生兄弟為泰山門人則穎昌史氏特其幼學師也

附錄

呂氏雜誌曰凡與文遊書其父祖知名于世者須避其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一坐未嘗犯其祖父諱

梓材謹案此條自滎陽學案黎洲原本移入

豈枉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調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先生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范文正亦數稱先生勉以實學因得從學于泰山之門歲終將舉京官先生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公撫河東舉先生可治劇于是為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先生即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有詔集

忠烈文先生彥博 附師史昭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昭學昭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第進士官至同平章事封潞國公神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溫公薦先生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先生朋附溫公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先生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康節及程明道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 參史傳

梓材謹案王定國聞見近錄以先生兄弟為泰山門人則穎昌史氏特其幼學師也

徂徠易解五卷 附

陳直卿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無大發明

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之西安人年十六舉進士不第曰有司豈枉我哉乃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調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先生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范文正亦數稱先生勉以實學因得從學于泰山之門歲終將舉京官先生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美及文正公撫河東舉先生可治劇于是為兗州觀察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先是多盜先生即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有詔集

其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相率欲亡走先生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文忠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宐文字保州兵士爲亂文忠使撫視先生自長垣三日抵其城下定之會文忠罷去乃之建州連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使江西議均其稅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徒倉便輸者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先生旣優于學復優于才又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之先生亦慨然自以爲當得意已而屯墮流落抑没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以有爲也而卽死掄材者爲之悵然先生又受易學于范諤昌諤昌本于許堅堅本于种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泌黃黎獻也泌上其書于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鉤隱圖三卷先儒遺論九事一卷

謝山學案劄記云劉長民易解十五卷又案

雲濠謹案宋志稱先生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圖三卷宋志誤也其注今不傳圖在道藏洞真部靈圖類通志堂刊行于世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其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相率欲亡走先生諭以詔意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我欺也通判建州富文忠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掌機宐文字保州兵士為亂文忠使撫視先生自長垣三日抵其城下定之會文忠罷去乃之建州連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使江西議均其稅奏事得請人皆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徒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不興廢者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為具先生既優于學復優于才又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之先生亦慨然自以為當得意已而屯廛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以有為也

而即死掄材者為之悵然先生又受易學于范諤昌諤昌本于許堅堅本于种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泌黃黎獻也泌上其書于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鉤隱圖三卷先儒遺論九事一卷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附

雲濠謹案宋志稱先生新注周易十一卷圖一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圖三卷宋志誤也其注今不傳圖在道藏洞真部靈圖類通志堂刊行于世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

張洞字明遠任城人第進士石徂徠嘗有書與先生曰明遠始受業于劉子望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予固以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稂莠而舉菁英出紅塵而摩蒼昊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于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又與韓密學書內云泰山布衣孫明復沛縣布衣梁邁太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材畧仁義忠勇籌策謀畧可應大任今邊寇內侮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之功

百家謹案宋史有張洞列傳字仲通祥符人官至工部郎

中別是一人

係陳留令姜先生潛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泰山學春秋亦從徂徠累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數月條例司核祥符住散青苗先生知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先生不喜人作詩嘗曰損心氣招悔吝亦名言也

修龍學祖先生無擇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先生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議改衍聖出知袁州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由此

始盛歷龍圖閣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進銀臺司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物置院梁上及憂去先生用爲公費安石惡之諷監司求先生罪逮治無貪狀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先生少從學于泰山及死蒐輯遺文以傳以言語政事爲名卿有文集若干卷行世

雲濠案先生遺文初名煥斗集諸家書目並稱爲龍學文集共十六卷

百家謹案史載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潤筆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無擇知杭州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內侍逮赴秀州獄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

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案邵氏聞見錄擇之知杭州王介甫以前事恨之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贓濫聞于朝廷遣御使王子韶按治攝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也先生所坐與史旣異而苗振之事與先生初不相涉乃以按治苗振俱屬之王子韶皆非實也先遺獻曰擇之學文于穆伯長爲有宋古文之始今所傳雖少亦可以見其師法也

饒凌雲先生子儀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泰山及胡安定受經親沒不事科舉
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菴凌雲名曰葆光杜門著書
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令他
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生聽講說崇寧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
邛園之士郡以先生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忠肅確爲之序謂
其事核旨察有補于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

縣尉李先生縉

附曹起

李縉字仲淵邛州人龍圖閣學士絢之弟舉進士調兗州奉符
縣尉同門姜潛居于奉符之太平鎮某年六月七日夜大水至
潛幾不免先生爲借縣弓手營救之上官以私役人獲罪徂徠
爲作朋友解畧云縉與潛友義甚厚潛之患難不細縉不足爲

有勢力可以庇潛而操本縣尉權畧足以施于潛尚更退顧其
身不爲潛致豪髮力忍宴安坐視此誠禽獸所不爲也東家火
西家焦髮爛額爲撲滅赤子入井路人下乘弛擔匍匐走救之
潛之水甚于東家火也潛之將至于死猶赤子之入井也縉少
被仲兄故龍圖之教長師泰山孫明復先生及親慕士建中而
交石介識周公孔子之道知仁義忠信且與潛交厚乃不如禽
獸乎乃不如西家路人乎又有上范經畧書內有云負罪而有
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縉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
策名起亦事劉子望縉亦事孫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
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又皆有
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屢稱之不一焉

通議莫先生說

莫說邵武人也以窮經為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裹糧跣足至京師從泰山遊已而從徂徠遊講明道學歸家不復求仕以子表深貴贈官通議大夫補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縣人稱樂圃先生嘉祐進士累陞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傷足不果仕以著書立言為事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蓋自成一書也補從黃氏補本錄入

徂徠門人泰山再傳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寺葑弓原月先生自序別為滎陽學案

徂徠門人泰山再傳泰山門人

梓材謹案歐陽文忠為徂徠墓誌云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請銘是先生為徂徠弟子之證

轉運馬先生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走詣徂徠從石先生學登進士第知須城縣為張守方平所知後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張傲之曰得無累舉者乎先生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除知登州更定配島法改廣西轉運使上平蠻方畧溫公為相問復鄉差衙前法如何先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後以坐附溫公落職致仕補

何安逸先生羣

通議莫先生說

莫說邵武人也以窮經為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裹糧跣足至京師從泰山遊已而從徂徠遊講明道學歸家不復求仕以子表深貴贈官通議大夫補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縣人稱樂圃先生嘉祐進士累陞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傷足不果仕以著書立言為事從泰山學春秋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蓋自成一家書也補從黃氏補本錄入

徂徠門人泰山再傳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陳留令姜先生潛

詳上泰山門人

梓材謹案歐陽文忠為徂徠墓誌云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請銘是先生為徂徠弟子之證

轉運馬先生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走詣徂徠從石先生學登進士第

知須城縣為張守方平所知後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

無顧張傲之曰得無累舉者乎先生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除

知登州更定配島法改廣西轉運使上平蠻方畧溫公為相問

復鄉差衙前法如何先生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為良法豈宜盡

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後以坐附溫公落職致仕補

何安逸先生羣

何羣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歷中徂徠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先生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徂徠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曰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眾皆注仰之徂徠因館先生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先生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先生爲白衣御史先生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于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徂徠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先生聞

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先生賦旣多且工以爲不情緝出太學先生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劼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先生旣卒趙清獻守益州奏先生遺稿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參史傳

通議莫先生說

詳上泰山門人

蘇先生唐詢

蘇唐詢者從徂徠受易其告歸也徂徠嘗有詩贈之曰爨或經年絕書猶盡日尋讀之可以想見其篤行

杜先生默

杜默字師雄徂徠稱其詩可與石曼卿並稱

徐先生遁

徐遁未悉爵里

梓材謹案歐陽子為徂徠墓誌云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請銘是先生為徂徠弟子之證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者徂徠先生壻也徂徠嘗有詩望以韓退之之有李漢云

趙先生狩

趙狩受業徂徠與士建中後受業于泰山忽與方士遊學養生術徂徠作可嗟責之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本道士從徂徠受春秋遂棄其中服乞為儒徂徠更名之曰宗儒

百家謹案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別立道學一門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張及程朱門人數人以示隆也于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渺忽矣先遺獻曰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為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為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

徐先生遁

徐遁未悉爵里

梓材謹案先生亦見歐陽公所傳徂徠墓誌

高先生拱辰

高拱辰者徂徠先生壻也徂徠嘗有詩望以韓退之之有李漢云

趙先生狩

趙狩受業徂徠與士建中後受業于泰山忽與方士遊學養生術徂徠作可嗟責之

孟先生宗儒

孟宗儒本道士從徂徠受春秋遂棄其中服乞爲儒徂徠更名之曰宗儒

百家謹案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另立道學一門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張及程朱門人數人以示隆也于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渺忽矣先遺獻曰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

猶之曰賢也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此傳以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于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繆無識如此逮後性理諸書俱宗宋史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復思夫有安定泰山之在前也百家案先文潔曰本朝理學實是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三先生始朱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語卽攷諸先儒亦不謬也

長民門人

黃先生黎獻

黃黎獻者受長民易所著有續鈎隱圖一卷畧例義一卷室中記師隱訣一卷

提利同安守吳先生秘

吳秘字君謨甌寧人景祐元年登第歷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出知濠州提點京東路刑獄乞閒除守同安所著有周易通神一卷今世所稱長民周易新注十卷蓋合黎獻之三卷及先生通神一卷皆在其內其記師說一卷指歸一卷精微一卷又不知何人所作蓋亦其門人之筆也其後有徐庸

祖望謹案皇甫泌易書中有記師說一卷精微一卷當卽此十卷之二也泌稱受之常山抱犢山人三衢亦有常山卽長民也特故諱之以神其說耳

長民私淑

集賢徐先生庸

徐庸者三衢人

雲濠案宏治衢州志云其先汴人官于衢因家焉

直集賢院著周易意

蘊亦長民之學當是私淑弟子也

祖望謹案先生皇祐時人其論易九篇祖劉長民兼本陸

秉

姜氏門人

忠肅劉先生摯

父居正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擢嘉祐甲科歷南宮令韓魏公薦為館閣校勘王荆公亦器異之擢為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

曰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上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理語侵荆公荆公欲竄之嶺外神宗謫監衡州鹽倉久之出知滑州哲宗立召為吏部郎擢侍御史疏蔡確章惇過惡執憲數月百僚敬憚元祐初擢御史中丞累遷尚書右僕射自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然性峭直竟為朋讒奇中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再貶光祿卿蘄州居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以疾卒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先生嗜書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或手鈔錄經學于三禮尤粹晚好春秋攷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參史傳

長民私淑

集賢徐先生庸

徐庸者三衢人

雲濠案宏治衢州志云其先汴人官于衢因家焉

直集賢院著周易意

蘊亦長民之學當是私淑弟子也

附錄

徐庸皇祐時人其論易九篇祖劉牧兼本陸秉

補

姜氏門人

忠肅劉先生摯

父居正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擢嘉祐甲科歷南宮令韓魏公薦為館閣校勘王荆公亦器異之擢為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

曰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上疏言君子小人之分在義理語侵荆公荆公欲竄之嶺外神宗謫監衡州鹽倉久之出知滑州哲宗立召為吏部郎擢侍御史疏蔡確章惇過惡執憲數月百僚敬憚元祐初擢御史中丞累遷尙書右僕射自輔政至為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然性峭直竟為朋讒奇中罷知鄆州徙青州紹聖初再貶光祿卿蘄州居住四年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以疾卒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先生嗜書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或手鈔錄經學于三禮尤粹晚好春秋攷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參史傳

左丞梁先生燾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歷官檢
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早上書論時政疏入不報內侍王
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先生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未
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名為工部郎中累遷右諫議大夫坐
謫詔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
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先生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
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南乃已既到上
書言帝富于春秋未專賓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政策帷姦人易
為欺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進
御史中丞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

入權禮部尚書為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以
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改知潁昌府紹聖元年知鄆
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
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溫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
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
十四先生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
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不但人聞耳先生
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
矣其好賢樂善如此參史傳同上

梓材謹案劉子卿明本釋引先生語云不信己之所為而
歸之天意不可也又言其師事孫泰山門人姜至之是先
生姜氏門人也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別為景迂學案

莫氏家學

知饒州莫先生表深 別見安定學案

朱氏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梓材謹案致堂斐然集為先公行狀云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公所從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

之是先生春秋之學所自出也

何氏門人 泰山三傳

晉原簿馮先生正符 父堯民

馮正符字信道遂寧人其父堯民字希元蜀中老儒也先生從何羣學三上禮部不第以經學教授梓遂聞閉戶十年于諸經

多解說而最著名者春秋得法志例三十卷熙寧中太守何郊

上之久而不報意以為荆公不喜春秋故見絀已而中丞鄧綰

薦之得召試舍人院賜同進士出身荆公亦待之厚授晉原主

簿先生春秋務通經旨不事浮辭其辨杜氏三體五例何氏三

科九旨之穿鑿怪妄最為詳悉鄧綰責守虢畧先生與陳亨甫

皆坐附會罷李巽巖辨之曰信道之學得之安逸處士何羣安

逸學甚高國史有傳信道之師友淵源如此則謂其附會進取

者或以好惡言之耳且荆公廢春秋而信道之學顧于春秋特

詳鄧綰嚴事荆公者也而能以是書言于朝初不曰宰相所不

喜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醇厚士各行其志不以利祿故輟

作而鄧綰亦加于人一等矣然則信道要當與安逸牽連書國

史而鄧綰者偶相知而適相累者也信道無子孫其書為估人
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字唐父者唐父學于溫公最賢而通經
然是書則非其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耳予觀于巽巖之言而
惜先生之書之不傳又歎宋史竟不能牽連書之安逸傳後今
著之學案中使得祖徂徠而宗泰山以見安逸之學蓋有傳者
巽巖其可以無憾矣補

提刑門人

主簿鄭揚庭夫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忠肅家學

朝奉劉學易先生跋

劉跋字斯立東平人忠肅長子與其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

第官朝奉郎徽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先生請忠肅得歸葬
第官朝奉郎紹聖間從忠肅于謫所徵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
先生請忠肅得歸葬先生又訴文及甫之誣遂貶及甫等先生
能為文章遭黨事為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參史傳

其集名蓋取諸此景迂又稱先生為孫明復石守道之徒
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第科就亳州見劉放所稱引
皆所未知始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名相埒云

奉議
進士劉先生蹈

劉蹈斯立弟皆辛老子以文學知名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為宰相子也

梓材謹案此從紫微章蒙訓移入為傳又紫先生為忠
肅父子官奉議即其卒也忠肅為文祭之稱其孝于父
母善于弟先行已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
發焉云

紹聖間從忠肅于謫

史而鄧綰者偶相知而適相累者也信道無子孫其書為估人
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字唐父者唐父學于溫公最賢而通經
然是書則非其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耳予觀于巽巖之言而
惜先生之書之不傳又歎宋史竟不能牽連書之安逸傳後今
著之學案中使得祖徂徠而宗泰山以見安逸之學蓋有傳者
巽巖其可以無憾矣補

忠肅家學

朝奉郎劉先生跋

梓材謹案先生字斯立東平人忠肅公摯之長子也與其
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官朝奉郎晁景迂誌其墓云
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著學易
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泰山續傳

第官朝奉郎徽宗立詔反忠肅家屬用先生請忠肅得歸葬

先生又訴文及翁之誣遂貶及翁等先生能為文章遭黨事為

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參史傳

云云濠諱案先生著有學易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晁
景迂為先生墓誌稱其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為學易先生
其集名蓋取諸此景迂又稱先生為孫明復石守道之徒
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第科就亳州見劉敞所稱引
皆所未知始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名相埒云

進士劉先生跋

劉蹈斯立弟皆辛老子以文學知名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為辛
相子也

梓材謹案此從紫微章蒙訓移入為傳又案先生為忠
肅次子官奉議即其卒也忠肅為文祭之稱其孝于父
提刑劉順亨先生為別見元城學案

紹聖間從忠肅于議

宣教劉先生長福

劉長福學易之子而薌林向侍郎之壻也嘗官右宣教郎
子荀 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子卿明本釋言朱漢上云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是先生為漢上門人而非終于宣教者矣

知軍劉先生荀 別見衡麓學案

提刑劉先生芮 別見元城學案

泰山續傳

進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東平須城人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
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

尚書李七主旭父世弼

下閱計偕士無其人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其子果以春秋
中第二甲第二人而先生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而先生
遂不復仕 從黃氏補本錄入

李氏家學

尚書李先生祀

李承旨二君七君 二文全承不授五少溫縣之蒙百且一

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遷經歷親老求罷不許尋
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
祖伐宋次濮州聞先生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先生論治國
則以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
為對深見嘉納及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先生知無不言時

宣教劉先生長福

劉長福學易之子而鄰林向侍郎之壻也嘗官右宣教郎

子荀 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先生子子卿明本釋言朱漢上云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是先生為漢上門人而非終于宣教者矣

知軍劉先生荀

別見衡麓學案

提刑劉先生芮

別見元城學案

泰山續傳

進士李先生世弼

李世弼東平須城人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

尚書李先生昶

父世弼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閱計偕士無其人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先生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父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李昶字士都世弼之子先生釋褐授孟州溫縣丞蒙古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遷經歷親老求罷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世祖伐宋次濮州聞先生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先生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為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深見嘉納及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先生知無不言時

徵需煩重行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先生移書時相云止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省府從其言得蠲逋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先生上表賀因進諷諫帝稱善久之嘗燕處望見先生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先生條十二事剷除宿弊至元二年罷官家居五年起爲吏禮二部尚書旋請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

七所著有春秋左氏遺意孟子權衡遺說等書

從黃氏補本錄

梓材謹案是傳黃氏補本列李張諸儒學案今以其宗泰山之學附入于此

尚書李氏門人

集賢李野齋先生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河人始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賦有聲爲東平府教授時教授無俸向斂儒戶銀備束修先生辭曰家幸非甚貧者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世祖召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左諭德侍裕宗于東宮陳十事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尚文定律正名革弊裕宗崩又命傅成宗于潛邸所至以先生自隨轉侍讀學士世祖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曰聞卿不飲能爲朕強飲乎賜蒲萄酒一卮曰此極易醉人恐汝不勝卽令三近侍扶之出以足疾辭歸東平成宗卽位召至上都陞學士還家又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乞致仕仁宗卽位召至行在疏言九事帝嘉納遷集賢殿大學士歸卒于家先生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

生有野齋文集行世 參史傳

行省右丞馬先生紹 附師張播

馬紹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復游士都之門嘗知單州民刻石

頌德累官中書右丞有言事者平章事欲罪之先生曰國家導

人使言今罪之豈不與詔書戾乎乃止執政數年時稱其賢仕

終河南行省右丞有詩文數百篇 參姓譜

吳先生衍

吳衍

宋元學案卷二終

高平學案表

戚同文

附師楊慤
門人宗度

許驥

陳象輿

高象先

郭成範

王礪

滕涉

范仲淹

睢陽所傳
濂溪講友

子純祐

子純仁

孫正平

附弟正思

李之儀——韋許

子純禮

子純粹

胡瑗 別為安定學案

孫復 別為泰山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李覲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劉牧 別見泰山學案

子忠彥

六世孫 冠卿

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范純仁見上文經家學

呂希哲 別為紫陽學案

晁補之 別為江學案

石瑛 別為安定學案

孫復 別為泰山學案

周敦頤 別為濂溪學案

並高平講友

韓琦 子忠彥

歐陽修 別為廬陵

並高平同

趙君錫

謝山嘗立野江學案而定本無之蓋已併入此卷

野江子派者列此下

孫世完 孫世宜 並見清江學案

好江子派者列此下

子純粹

胡瑗 別為安定學案

孫復 別為泰山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李覲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劉牧 別見泰山學案

子忠彥

六世孫

冠卿

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范純仁 見上說經家學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劉牧 別見泰山學案

胡瑗 別為安定學案

孫復 別為泰山學案

並高平講友

韓琦 子忠彥

高平同調

六世孫 冠卿

六世孫 冠卿

六世孫 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歐陽脩 別為廬陵

並高平同調

趙君錫

歐陽修 別為廬陵學案

富弼

張方平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李觀

孫立節

子思

子勵

胡瑗

徐唐

別見安定學案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劉牧 別見

徐唐

別見安定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重刊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克公竝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 此為不泯矣述高平學案 梓材案高平學案謝

山所特立而底橐 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章深道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端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 又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又發原于睢 氏故先著錄焉元儒魯齋靜修諸儒

高平學案
官例
張方平

歐陽修別為廬陵與子長
並高平同調

李贄

鄧發上

七

以介

歐陽修

鄧發

鄧發

鄧發

鄧發

鄧發

鄧發

宋元學案卷三

四明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鄧 王梓材同校

高平學案

祖望謹案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充公竝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必為不混矣述高平學案

梓材案高平學案謝

山所特立而底稟無存其存者特文正三傳弟子章深道一傳耳今以史傳參補而移忠宣與及門李端叔傳于安定學案以足之

文定泰山諸儒皆表揚于高平而高平又發原于睢氏故先著錄焉元儒魯齋靜修諸儒

之惟原江莫而亦之以睢陽云

高平所出

戚堅素先生同文

防中楊愨門人宗度許驥陳象輿高象先郭中範王礪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

雲濠案一作字

宋之楚邛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

于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

動始聞邑人楊愨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

日諷一卷愨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愨即妻以女弟自是

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

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愨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

仕愨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即為葬三世數

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

者五六十人宗度

雲濠案先生上蔡人虞城主簿翼子舉進士仕至京西轉運使

許驥

雲濠案先生字

允升世家蘇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

陳象輿高象先

雲濠案先生仕

至光祿大夫

郭成範

雲濠案先生最有文名以司封員外郎致仕

王礪

雲濠案先生事母甚謹太平興國進

士官至屯田郎中

滕涉

雲濠案先生為給事中父知白官河北轉運使

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

正仲淹尤傑出先生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

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

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

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

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

任隨州書記迎先生就養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

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伊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

陶隱居號堅白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

之推原江漢而亦之以睢陽云
猶此例也

戚堅素先生同文附錄楊愨門人宗度許驥陳象輿高象先
郭王礪滕涉

戚同文字同文雲濠案一作字宋之楚邛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

于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

動始聞邑人楊愨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

日諷一卷愨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愨即妻以女弟自是

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

一遂以同文為名字愨嘗勉之仕先生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

仕愨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先生即為葬三世數

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

者五六十人宗度雲濠案先生上蔡人虞城主簿許驥雲濠案

允升世家蘇州父唐以行商卜居睢陽陳象輿高象先雲濠案

先生與呂文穆公齊名官至兵部侍郎至光祿郭成範雲濠案先生最有文名

大夫郭成範以司封員外郎致仕王礪雲濠案先生事母

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雲濠案先生為給事中皆踐臺閣而高平范文

正仲淹尤傑出先生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

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

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

不循孝悌者先生必諭以善道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

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

任隨州書記迎先生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

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伊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
陶隱居號堅白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

追號堅素先生

參史事

謝山慶歷五先生考院記曰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

草昧也當時廉各之征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

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

俗之中

梓材案袁絜齋為四明教授廳續壁記云國朝庠序之設徧于寓內自慶歷始其卓然為後學師表

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孫氏海陵之胡氏徂徠之石氏集一時俊秀相與講學涵養作成之功亦既深矣是謝山

所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

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學

校徧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

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又曰睢陽學統至近日

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矣

又答張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曰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

即其居為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

掌教焉

睢陽門人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江南遂為

蘇州吳縣人先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

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

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舉進士

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其名遷大理寺丞

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去官服除薦為秘閣校理尋通判河中

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先生言昭應
壽寧天戒不遠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事
雖不行仁宗以爲忠章獻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
京東滋甚先生出撫江淮所至開倉賑撫且禁民淫祀奏蠲廬
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掾弊十事會郭皇后廢爭不
能得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
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先生畢
其役許之歷轉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
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其次第且言超格者不宜全委
之宰相夷簡忌之他日論建都之事復與夷簡不合迺爲四論
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以張禹目之夷簡訴曰仲淹離間陛下

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先生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歲餘徙潤
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
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進先生龍圖閣直學士
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謝曰臣嚮論
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先生自請行遷戶
部郎中兼知延州累以邊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開府
涇州先生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
亦不敢犯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
歐陽修等言先生有材請代舉正遂改參知政事固辭不拜
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帝開天
章閣召二府條對先生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

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
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所言切中時弊帝悉采用
著爲令初先生以忤呂惠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
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先生士望所屬超擢不次及
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先生以天下爲己
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僥倖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
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先生復請行邊乃以先生爲河東陝
西宣撫使麟州新羅入寇言者多請棄之先生爲修故砦招還
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比去攻者益急先生亦自請罷迺以爲
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
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先生

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穎
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
曰褒賢之碑先生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
講解亡所倦并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士多出其門下嘗自誦
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論國事時至泣
下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先生倡之史傳稱先生內剛外
和汎愛樂善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里巷之人皆樂道
其名字死之日聞者莫不歎息所著丹陽集若干卷奏議若干
卷

雲濠案丹陽集二

子四

佑純仁純禮純粹後從祀孔子廟

庭稱先儒范子

參史傳

附錄

易義

家人陽正于外陰正于內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手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心乎其外孝弟形焉禮則著而家道正孝弟形而家道成聖人將以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弟大興焉何不定之有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為基木始升于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艮止之道必因時而存之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于此乎

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地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况于人乎

附錄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苟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從學者輻湊一聞

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

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
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
族甚眾于吾固有親疏然台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
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
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于是恩例俸賜常均
于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者而賢
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有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
立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

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
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
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
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
其慎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
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諄諄于范氏家學故以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

從學則不可

梓材謹案橫渠之三高平雖非從學然論其學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

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
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
族甚眾于吾固有親疏然台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
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
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于是恩例俸賜常均
于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小學外篇

錢君倚義田記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者而賢
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有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
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緜嫁女者五十

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
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
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
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戒
其慎勿竊論曲直取小名受大禍不比任言官也相見正當論
行己立身之事

梓材謹案紫微每諄諄于范氏家學故世所稱引者分錄之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范文止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謂
從學則不可

謝山跋范文正公年譜曰公于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

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

則于義未為首以二

元公周源溪先生敦頤

別為安定學案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別為泰山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別為源溪學案

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
為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為相韓
億石中立佐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
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
昊反命為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畧安撫招
討使畫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

任福不用命沒于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
還舊職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
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
范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時上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
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
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畧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
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
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
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
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
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

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于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附傳同調

忠獻韓贛叟先生琦

附子忠彥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先生弱冠舉進士第
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歷遷監左藏庫出
爲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王隨陳堯爲相韓
億石中立佐參知政事先生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
降抑僥倖王沂公喜謂先生曰諫官固宜如此先生益自信元
昊反命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
討使畫攻守二策入奏仁宗用攻策詔鄜延涇原同出征大將

任福不用命沒于好水川先生上章自劾知秦州尋復之未幾
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先生與范文正
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
范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時上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
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先
生條上七事議稍用又獻九事大畧欲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
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
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措置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
盜歸陳西北四策會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先生右洙朝論
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連徙定州兼安撫使進
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先生乘閒懷漢書孔光

高平講友

丁彼中材之主猶如是况陛下乎帝乃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

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
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
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
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
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
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
疏以示宰相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于是先
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
節永興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帝哭之慟

嘉祐元年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和中上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先生乘閒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如是况陛下乎帝乃立宗實宗實英宗舊名也明年英宗嗣位以先生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先生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不悅一日先生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先生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

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
大感悟拜先生右僕射封魏國公帝崩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
侍中爲英宗山陵使先生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先生堅辭位除
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
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
以歸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先生亟言之帝懷其
疏以示宰相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今乃害民如此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于是先
生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六年還判相州既至之二年換
節永興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帝哭之慟

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邨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生平折節下士尤以獎拔人材為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為可用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問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字師樸徽宗時以吏部尚書拜門下侍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累降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

籍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悼然有見于道之大槩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附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梓材謹案此是景迂初見欽宗之言見邵氏聞見錄後錄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薨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為社稷之臣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畧不變色潞公鎮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亦判處斬而震怒擲筆潞公氣稟雄傑不容奸惡非傲物也魏公和平畧無崖岸

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邨墓先生識量英偉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嘗處危疑之際或諫自保先生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生平折節下士尤以獎拔人材為急王介甫有盛名或以為可用先生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問王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人又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贈魏郡王子五人長忠彥字師樸徽宗時以吏部尚書拜門下侍郎進左僕射封儀國公與曾布不協累降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嘗入元祐黨

籍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謂忠獻與范文正歐陽文忠皆悼然有見于道之大槩文忠自有學案韓范二公齊名故附忠獻傳于文正後云

附錄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蒙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為社稷之臣

元城談錄曰韓魏公鎮北門朝臣決令守把兵士不伏以解府公問汝罵長官信否曰實有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判市曹處斬畧不變色潞公鎮北門有解一卒如前者公問亦判處斬而震怒擲筆潞公氣稟雄傑不容奸惡非傲物也魏公和平畧無崖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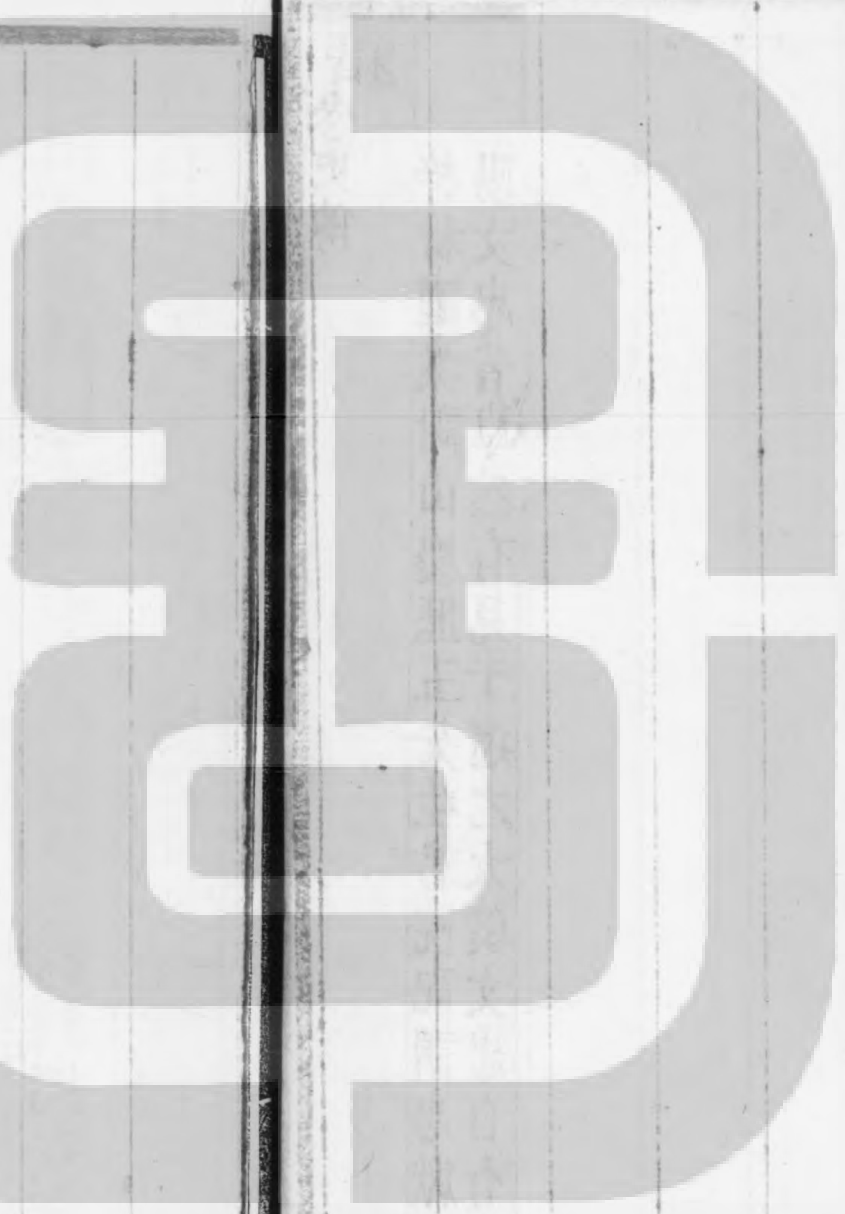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不與言繫辭

梓材謹案汪玉山與呂逢吉書云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韓魏公終身未嘗與言易與此畧同

閒言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為冠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別為廬陵學案



高平

文正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佑

范純佑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十歲能讀

諸書為文章有聲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為師安

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尚未冠輒

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

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先生與將卒

錯處鈞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

又語錄曰歐公非繫辭韓魏公與同政府甚久無事不言獨
不與言繫辭

晁氏客語曰韓公謂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脚地穩一任
閒言語

胡文定曰本朝卿相當以李文靖韓忠獻為冠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脩別為廬陵學案

高平
文正家學

主簿范先生純佑祐

范純佑字天成吳縣人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十歲能讀
諸書為文章有聲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安定為師安
定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先生尚未冠輒
自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
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關陝皆將兵先生與將卒
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

梓材家樓政魏序忠貞文集云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祖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文辭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據此則孫石李三先生之于忠宣皆在師友之間豈殆泰山與安定為其師而徠徠盱江特其友歟

帥慶環議城馬鋪砦砦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先生率兵馳據其地夏眾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先生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罷先生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父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鄭公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鄭公之來公耶私耶曰公先生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參史傳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仲子也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第進士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安定瑗與孫泰山復石徠徠介李盱江觀皆客文正門先生從之學每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遷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先生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先生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先生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恐異日為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先生就職先生乞外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帝切于求治多延見

宋元學案卷三
九
咨訪疎逖小臣先生言小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其言不可不
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用則
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爲不肖合意爲賢
人宐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
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矣先生曰此言
何爲至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
不付外先生錄申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府徙
成都路轉運使先生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怒左遷知和
州徙邢州未知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帝曰卿父在慶
著威名卿隨父旣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先生知帝有功名心
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

事勢宐有不同願別謀之帥臣環州种古執熟羗爲盜流南方
過慶呼寃先生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謫訟詔御史治于寧州
先生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
以誣謫亦加先生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知河中哲宗立復直
龍圖閣知慶州召入歷除給事中宣仁后垂簾司馬文正公爲
政將盡改熙豐法度先生謂去其太甚可也累進吏部尚書同
知樞密右僕射中書侍郎先生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
士風王覲言事忤旨先生慮朋黨將熾與文潞公呂正獻公辨
于簾前未解先生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
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慶
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

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陛下戒之因錄歐文忠朋黨論以進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憲典惟先生與王存以爲不可爭之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劾先生黨確先生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佞位蔽賢宣仁寢疾召先生曰汝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先生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待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先生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又羣小競排宣仁垂簾時事先生曰太后皇保佑聖躬功烈誠

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眾不敢仰視先生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言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日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先生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先生有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帝旣召相章惇先生堅請去遂出知潁昌府徙河南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惇先期阻其事先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被大防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爾惇不悅詆爲同罪連貶永州安寘時以疾失明怡然就道聞諸子怨惇

必怒止之赴貶所江行舟覆扶先生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為之哉徽宗即位虛相位連除觀文殿大學士屢賜優詔茶藥以病乞歸卒年七十五諡忠宣先生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諸賢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賑貧乏種古之獄不少芥蒂且念先世契誼薦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每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須要造次顛沛必于是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有文集五十卷行世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言行錄二十卷彈事五卷國論五卷並佚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

梓材案鄒道鄉稱范丞相說作惟儉可以成廉亦同

附錄一卷補子正平正思正平克承家學從黃氏原本移入編一卷今存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忠宣及李端叔附傳並在安定學案今檢謝山修補稟本韋深道傳標題高平韋為忠宣再傳弟子則忠宣端叔二傳皆當入高平學案可知故並移之

附錄

知襄城伯兄純佑祐久心疾先生承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何必苦辭先生曰富貴有命

文正公在睢陽遣先生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先生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先生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對

日石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
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

襄民素不事蠶織未有植桑者先生因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
寡榮茂除其罰民思不忘號著作林

久旱不雨先生度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
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後闕食時吾
爲汝主糶眾賈從命通販不停諸縣飢境內之民不知也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
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
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徐對曰粗者
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意于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

生事結釁塞外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
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
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遐方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
其酋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環慶大飢公初到餓殍滿路先生欲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州
郡皆欲俟奏請得旨後散先生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
諸公但弗預吾寧獨坐罪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先生謂
之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
法非所先也溫公有所建請先生復言宰相當虛心以采眾論
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閒迎合而正士當卷懷

退避先生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不苟同不見小思前料後劑
量矯正類如此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先生曰舉
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兼今之
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
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眾人場
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也溫公
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
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
爲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
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于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
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大防
爲左相不敢言先生乞薄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先生謂汲公
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不敢言先
生因乞罷政

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先生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
較逐鸞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五石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
惟不能勝兼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百家謹案先生只此數語眞聖人之言也夫聖人之本殺
一不辜雖得天下且不爲彼以開拓邊疆爲事使百姓肝

腦塗地而不恤者罪不容于死者也先生既承文正公之家學而又得安定泰山之傳其學以忠信為體六經為功至其事君一以正心誠意格其非心勸其仁愛萬民毋開邊釁百家嘗想先生父子閒古今來粹然純白學問中不易多覲之人也先生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係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汚瑕疵又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命門人李之儀次第之先生之至死盡忠如此

梓材案

上附錄與黃氏案語亦自安定學案移入是卷

鄒道鄉曰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祇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說著便不中

呂舍人官箴曰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黃氏補本

汪玉山與呂逢吉書曰忠宣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為者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于從班忠宣之說畧施行矣然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密迄

予今可見矣曾子開謂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他日復出豈在惇卞下特不當以詩罪之身且惇卞在元祐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畧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非其理也若謂忠宣有他意則不可其再相力辨臺諫誣罔吐剛茹柔罷相後尚乞寬元祐諸人以至得請是果何求願更慎言之

祖望謹案東萊亦以范堯夫參用熙豐小人之說為非

宣附錄與黃氏案語亦自安定學案移入是卷

恭獻范先生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三子以父蔭為秘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于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眾質之先生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平琦是其對還朝用為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先生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除戶部郎中累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

先生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先生先生不可卽徙先生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出知亳州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刻深爲治先生以寬處之旣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會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先生曰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諛耶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非必盡懷邪爲私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于用人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

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先生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先生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先生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參史傳

安撫范先生純粹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季子也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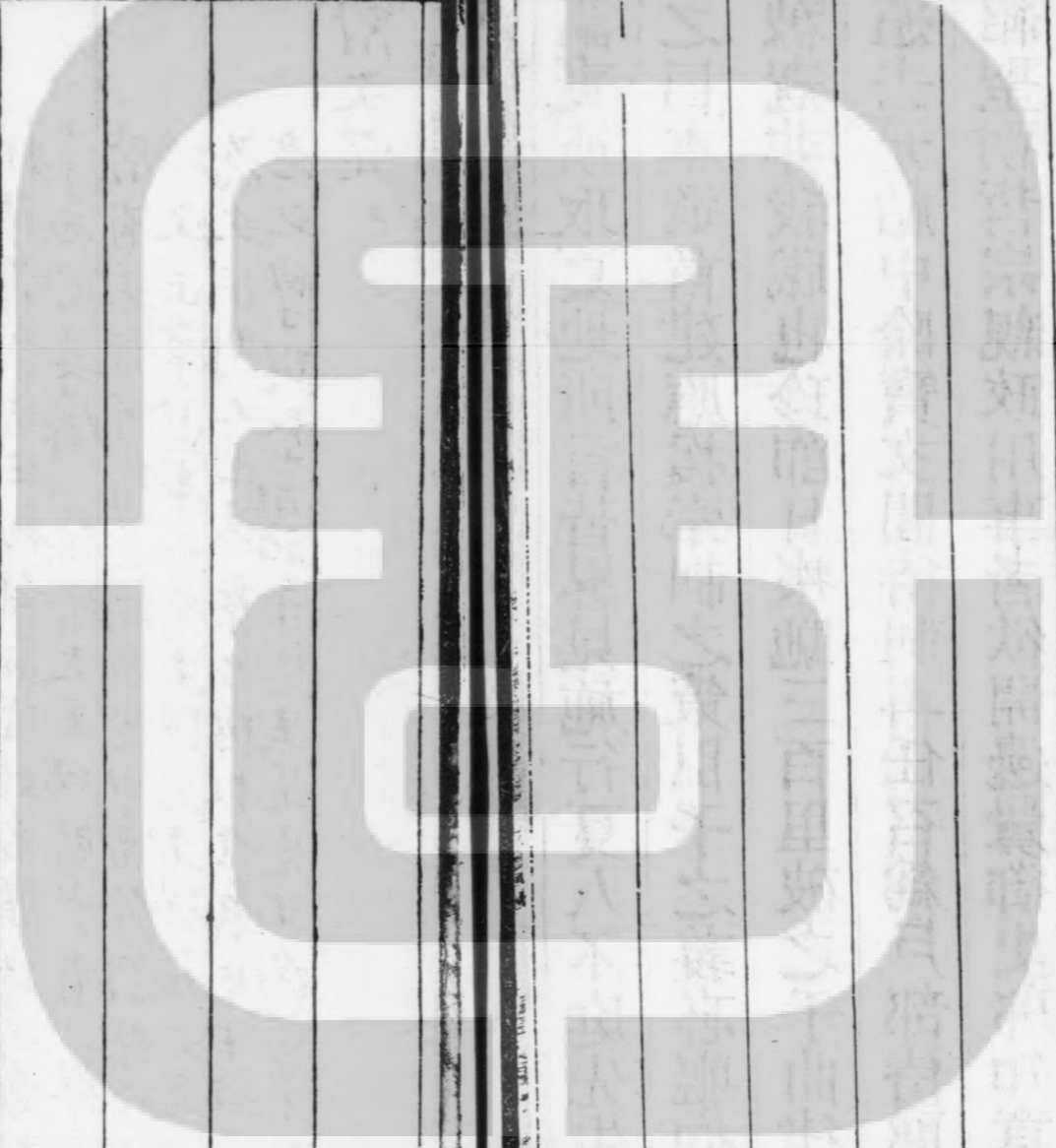
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以劉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臥其麾下皆憤焉先生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先生奏關陝軍力單竭公私大困根本可憂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先生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卽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先生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先生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先生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與夏議分疆界先生

請棄所取夏地所言皆畧見施行夏人不庭先生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疾馳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擣橫山夏眾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覺御史郭知章遂論先生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畧西夏疑先生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又謫常州通判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先生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凡條疏時事議論皆

剴切詳盡附見史傳 參史傳同上

附錄

鄒道鄉曰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廩雖有溼惡軍士自不怨



高平
文正門人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別為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別為泰山學案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篤學有大度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

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果禮部試下西歸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遂舉茂才異等僉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再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封韓國公後與文潞公彥博並相天下稱為富文元豐六年卒年八十八先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居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諡文忠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封鄭國始名阜晏元獻判南京文正權掌西監晏屬之擇壻文正曰監中有二舉子富阜張為善皆有文行可壻晏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疏俊晏取先生為壻文正掌監事而先生與先生與張文定並為舉子固得為文正門人也又案呂與叔集載先生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與叔嘗記于先生是先生為學不若文正之醇矣

附錄

神宗欲相富弼以疾辭退居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神宗必賜手札報之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且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系矣弼夢躬製

梓材謹案此亦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梓材謹案此晁氏客語謝山節入景迂學案茲為鄭公立傳而移之

元城語錄曰富鄭公使敵說以用兵則國家受其害人臣享其利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蓋取嚴安諫用兵曰此人臣之利陳唯室步里客談曰富文忠少日有話者如不聞知或告之則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果禮部試下西歸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遂舉茂才異等僉書河陽判官通判絳州慶曆中再使契丹以成和議拜樞密使封韓國公後與文潞公彥博並相天下稱為富文元豐六年卒年八十八先生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居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諡文忠參史傳

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初封鄭國始名臯晏元獻判南京文正權掌西監晏屬之擇壻文正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有文行可壻晏問孰優曰富修謹張疏俊晏取先生為壻文正掌監事而先生與先生與張文定並為舉子固得為文正門人也又案呂與叔集載先生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與叔嘗記于先生是先生為學不若文正之醇矣

神宗欲相富弼以疾辭退居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神宗必賜手札報之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且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系矣弼薨躬製祭文

劉器之曰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梓材謹案此晁氏客語謝山節入景迂學案茲為鄭公立傳而移之

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先舉茂才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再舉制科者乎命直集賢院俄判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累拜參知政事西京留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

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先生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于用官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毅然不屈以是望高一時參史傳

雲濠謹案樓及媿跋先生上范文正書云文正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壻其一則為富文忠公次即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時蓋名為善云

附錄

元城語錄曰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其子不敢投後東坡見之亦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豈不激怒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

寶印出注籍于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亦實獄遂解先生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先生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穎昌唐君益為守表其所居為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先生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于金石揭于墓隧假寵于范氏子孫則可若干通途廣陌中為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何預焉先生曰先祖先君功名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先生退閒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有荀里退居編以

壽終

參史傳

梓材謹案呂紫微童蒙訓多引先生語謝山學未劄記言
北宋宰輔范文正家登學案者三世六人文正四子外先
生其一也然先生之弟子子默亦以學行著因並錄之

范子夷說

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逮孔
顏遠矣而常嘆仕官不達何愚之甚

為事須由衷若矯飾為之不免有變任誠雖時有失亦不覆藏
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附錄

又曰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求移近
卒授遠地後為祥符尉當紹興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不屈
待罪去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忠宣次子正平字子夷之弟也

梓材謹案子思當作子默故忠宣文集補編子夷傳云弟
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推居忠宣憂辰毀過甚因
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是可知先生之概作子思者因陳
了齋說而誤耳

附錄

陳右司曰范子思所知識守過于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忠宣門人

文正再傳

梓材謹案呂紫微童蒙訓多引先生語謝山學未劄記言
北宋宰輔范文正家登學案者三世六人文正四子外先
生其一也然先生之弟子默亦以學行著因並錄之

范子夷說

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逮孔
顏遠矣而常嘆仕官不達何愚之甚

為事須由衷若矯飾為之不免有變任誠雖時有失亦不覆藏
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附錄

呂紫微童蒙訓曰范子夷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學不卑小官居
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
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范先生正思

范正思字子思忠宣次子正平字子夷之弟也

梓材謹案子思當作子默致忠宣文集補編子夷傳云弟
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為士林所推居忠宣憂哀毀過甚因
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是可知先生之概作子思者因陳
了齋說而誤耳

附錄

陳右司曰范子思所知識守過于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忠宣門人

文正再傳

朝請李先生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滄洲人登第三十年乃從蘇文忠于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召勒停徽宗初提舉河南常平坐為忠宣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先生能為文有姑溪集若干卷雲濠案姑溪前後集七十卷惜其晚年狎一妓以生子再為郭功父所發于行有不揜云

盱江門人

高平再修

掌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附子勳

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也師事盱江而與南豐為友經術深醇嘗作春秋傳泰山先生見而嘆曰吾力所未及者盡發之皇祐

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謂曰吾條例司官非得明敏如子者不可先生笑曰相公過矣立節非為此官者趨而出後為鎮江軍掌書記二子勳勳皆有名雲濠案勳字志康元祐進士知岳州有文集若干卷勳字志舉博學

工詩並見江西通志

上文正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徵君

別見安定學案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別為安定學案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別為泰山學案

徵君

韋獨樂先生許

韋許字深道李端叔弟子也蕪湖人不事科舉築室湖上榜曰

朝請李先生之儀

李之儀字端叔滄洲人登第三十年乃從蘇文忠于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召勒停徽宗初提舉河南常平坐為忠宣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先生能為文有姑溪集若干卷雲濠案姑溪前後集七十卷惜其晚年狎一妓以生子再為郭功父所發于行有不捨云

盱江門人

高平再傳

掌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附子勳

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也師事盱江而與南豐為友經術深醇嘗作春秋傳泰山先生見而嘆曰吾力所未及者盡發之皇祐

五年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謂曰吾條例司官非得明敏如子者不可先生笑曰相公過矣立節非為此官者趨而出後為鎮江

軍掌書記二子勳勳皆有名

雲濠案勳字志康元祐進士知岳州有文集若干卷勳字志舉博學

工詩並見江西通志

上文正家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別見高平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為滎陽學案

徐先生唐

別見安定學案

文定曾子固先生鞏

別見廬陵學案

李氏門人

文正三傳

韋獨樂先生許

韋許字深道李端叔弟子也燕湖人不事科舉築室湖上榜曰

文正公集卷之三
蘇文忠公集卷之三

獨樂黃山谷陳了翁俱重之元祐諸公之貶士大夫其禍雖素
所親亦不敢相聞深道每遇之則力爲之周急政和中多薦之
者未及用紹興初宰相薦之高宗命之以官且曰當今誰知元
祐人有韋許者乎許雖受命然以了翁所贈稱爲湖陰居士終
身不改云補

孫氏家學

知岳州孫先生勰

孫勰字志康

字都人

節子有父風讀書博洽年未弱冠受業東坡終
不畔所學守正不撓元祐三年擢進士居官以勁直聞知湖廣
岳州寓于東未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參姓譜
宋元學案卷三終

孫勸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勰從東坡遊氣
節凜然弗肯從仕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稱其
隱君孫先生勸

孫氏門人

盱江再傳

教授胡環中先生塾

胡埜字德林寧都人也孫介夫弟子方雅好古端凝介特講學
于長春谷藏書萬卷自稱環中居士以八行薦成政和八年進
士累官婺州教授睦寇至官吏遁去先生嘆曰先世以勇顯吾
以八行起豈可上負朝廷下慙先世城陷不降舉家死之事聞
官其從子二人所著有諸經講義

韓氏續傳

獨樂黃山谷陳了翁俱重之元祐諸公之貶士大夫具禍雖素
所親亦不敢相聞深道每遇之則力爲之周急政和中多薦之
者未及用紹興初宰相薦之高宗命之以官且曰當今誰知元
祐人有韋許者乎許雖受命然以了翁所贈稱爲湖陰居士終
身不改云補

孫氏家學

知岳州孫先生

孫勳字志康字節子有父風讀書博洽年未弱冠受業東坡終

不畔所學守正不撓元祐三年擢進士居官以勁直聞知湖廣
岳州寓于東未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參姓譜

宋元學案卷三終

孫勳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勳從東坡遊氣
節凜然弗肯從仕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榜其
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同工

孫氏門人 盱江再傳

教授胡環中先生

胡埜字德林寧都人也孫介夫弟子方雅好古端凝介特講學

官其從子二人所著有諸經講義

韓氏志貞傳

宋元學案卷三
孫勳字志舉立節季子涉獵經史尤工詩偕兄勳從東坡遊氣節凜然弗肯從仕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東坡榜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同工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韓先生宜卿 並見清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終

